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独特而幸运的成长之旅/2

第二章 作为灵魂家园的自然/8

第三章 美丽却无限度的温情/18

第四章 辛酸而有代价的幸福/37

第五章 悲观而深刻的婚恋困惑/45

第六章 浓重而练达的死亡意识/52

第七章 人性激活历史的出色文本 /60

第八章 童年叙述视角/71

第九章 情调叙述模式/79

第十章 情态叙述语言/88

第十一章 意象叙述亮点/102

第十二章 超验叙述时空/115

第十三章 为文的机锋与对
作家创作的前瞻/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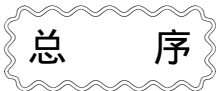
附录

自然与朴素孕育文学的精灵

——迟子建访谈录/140

迟子建主要作品目录/155

后记



总 序

冯毓云 罗振亚

相对于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来说,龙江地处偏塞。它因开发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并且其写作命运时常遭受来自文学内外因素的重重遮蔽。但黑土生命力的奔突,黑土地精灵们的顽韧探寻,仍使龙江文学留下了一道不绝如缕的历史风景线。

抛却流布久远的《秃尾巴老李》、《伊玛堪》(赫哲族)、《摩苏昆》(鄂伦春族)等民间文学不计,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龙江文学也曾经历过艺术繁荣的季节。远在清代就有杨泰师等的渤海诗歌与吴兆骞为首的流人诗歌零星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龙江文学进一步萌动。抗联诗篇所承载的战斗豪情与献身精神强悍铿锵,气贯长虹;“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骆宾基和沦陷区作家金剑啸、陈隄、关沫南,用悲愤的笔调抒发亡国之痛及黑土地蕴藏的抗争之声,凄切而刚劲。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守成期里,周立波、曲波、乌·白辛等作家的汇入带来了短暂的兴盛,《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赫

哲人的婚礼》分别以宏阔的史诗气魄、神秘的传奇色泽与鲜活的民族风味吸引了众多青睐的目光。1958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同时更拓展了黑土地的精神文化区域,林予、王忠瑜、刘畅园、王书怀和郑加真、范国栋、林子、陆伟然汇聚的本土或南方作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高扬的北方品格与乐观向上的诗意闪烁,支撑起最为绚烂壮观的文学时代。

新时期以来,龙江文学愈发作家辈出,众星璀璨,呈现出喧腾热闹的繁荣态势。其最显在的标志是形成了百花竞开、争奇斗艳的创作格局。远有关沫南、鲁琪、丛深、梁南、满锐、谢树等笔耕在先,中有王毅、张抗抗、贾宏图、林子、蒋巍、刘畅园、杨宝琛紧随其后,近有阿成、庞壮国、杨利民、王立纯、李琦、张雅文、马合省、梁国伟等中坚坚持,后有张曙光、迟子建、王鸿达、潘洗尘、张爱玲、王瑛等“新生代”崛起,短短20年间几代同堂,和平共处,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文坛强壮的创作阵营。这种繁荣还表现为龙江文学在这一时段的影响光束,已超越龙江天地而辐射向全国乃至世界。那轰动一时的“黑龙江现象”令人颇为感奋,先是“北大荒的小说新疆诗”的美誉,继而“北部戏剧”火爆京城,再则“黑土诗派”冲击全国;尤其是一些作家、诗人的名字频频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或在优秀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上榜上有名,或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一举夺魁,或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统领风骚,使偏远的文学省份改变了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龙江文学繁荣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包容着这样一层内涵:80年代中期后,它伴随着地域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强化,伴随着文坛审美品格由沉郁哀婉向旷达雄健转换的庄严而痛苦的裂变,以开放执着的探

索姿态使自己伟岸的美学山峰浮出水面。即有意识地挖掘龙江民族群落深潜的文化意识心理结构,自觉地凸现出优卓的审美范型。

成熟期的龙江文学具备以下几种优质要素。

一是实现了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统一。经过长期摸索,龙江作家已寻找到恰切的理论支点。他们确信沈从文的湘西魂,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周涛、杨牧的西部鸣唱等走向地域的尝试,是其立足于世的前提,抵达辉煌的最佳途径。那种抛开地域文化背景,希冀通过中国世界景观观照征服读者的意念只是一种浅薄的幻想;但是决不能把“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作为惟一取向,窒息多元视角。所以他们在走进地域的同时又注意走出地域,根植于黑土地又超越黑土地,从而达到了地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综合。如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阿成的《胡天胡地风骚》、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李琦的北大荒女人系列诗,都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传达缤纷的人生故事与心灵的多元意绪,地方风味浓郁。但是当代意识的烛照与作家主体的投注,使它们去掉了“北大荒”中与原始、野性、蛮荒连在一起的“荒”味儿,摆脱了思古幽情抒发与简单无为透视的民间文学泥淖,不再是仅仅为北方画像的民俗演绎、事象罗列,而折射着黑土地历史嬗变流程中所表现出的绵绵悠长的东方智慧、生命情调,贴切地凸现了北方热情坦诚粗犷的灵魂,或灌注了强劲创业精神,或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或兼具地域色调与人性深度。

二是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同于南方人的浪漫灵

动,北方人多质朴实际,严酷冷峻又神秘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心中不时有幻想闪回,但其视角多倾向于具体质感的此岸世界空间,执着人生,关注现实。梁南的“苦恋”情结,张抗抗《爱的权利》、《隐形伴侣》凸现的“问题”,贾宏图对切合时代脉音的现实“风景”撷取,王立纯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无不体现着这一趋势。这种主题思维取向的方式,决定了龙江文学艺术范型上更近传统,不论是孙少山的煤矿视域,还是杨宝琛的荒蛮背景上的创业者颂歌,抑或是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杏儿的命运展示,都以“故事”取胜,事态的铺展都仍然隶属于逻辑性架构;尽管它们在立体感的强化、心理的纵深挖掘与情节的波澜运作上各有侧重,姚黄魏紫。然而移民文化结构又使龙江文学不那样循规蹈矩,更多开放气度,这与蜂拥而入的西方艺术潮流遇合,给文本空间吹送进一股现代化的审美信风。如张抗抗《情爱画廊》的意识流跳转,迟子建《雾月牛栏》对潜意识的神秘世界的感觉化深拓,阿成《与魂同行》的荒诞想象行旅中的形而上叩问以及梁南、李琦的系列私人化象征,都以陌生化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俗常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嫁接,增加了文本的审美蕴涵与艺术魅力。

三是促成了以阳刚为主的复合整体风格与个人多元化探索的交响。龙江地貌以白山黑水、林海雪野为主要构架,是伟力与柔美、静穆与热烈驳杂交织的世界,既雄壮冷峻也不乏娇丽与柔婉。这种自然地貌和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情感反馈,令龙江文坛鼓荡着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雄风,充满一种饱蕴着阳刚之气的“力之美”。北疆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北方人特殊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冰天雪地和野味十足的大森林大草原铸

就了人的骁勇,偏远闭塞的地域使他们承继了祖先的豪爽肝胆和热情品格。如梁南诗歌的抒情主体、杨利民《黑色的玫瑰》中的黑燕、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等的心态都一如龙江的森林原野般宽阔,重义轻利,刚毅果敢;连女性也一改传统的柔弱,带着男儿的粗豪和血气。至于作品的结构大都刀刻斧削,大开大阖,语言则掷地有声,硬朗浑然,奔放通畅,极具力度和弹性。但是因为自然在龙江已对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与恐惧,龙江文坛发展了人与自然独立又统一关系结构中的统一一端,形成了接近传统的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自然观,所以它在向阳刚的整体风格凝聚的同时,又有容纳多元风格的胸襟,有洪钟大吕也有风花雪月,释放出李琦、林子、刘畅园等淡泊空灵、美丽清新的秀气;并且因为一个艺术群落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于是龙江文学就成为众声合奏,在整体风格的统摄下又呈现出斑斓的个人化景观。如张抗抗恪守女性立场进行跨题材写作,阿成致力于地域与人生关联点的寻找,李琦始终坚持纯洁纯粹的理想,梁南昭示苦难又悲壮的情怀,杨宝琛以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夺人,迟子建靠描写的细腻空灵取胜,贾宏图气度恢弘,触角敏锐,杨利民接通了幽默感与思考质……龙江文学正是凭借这种以阳刚为主的复合美学风格,凭借这种与黑土地深沉而凝重灵魂相契合的审美力学,同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几分天下,获得了走向成功的立身之本。

如果把龙江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版图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扮演着举足轻重、不可小视的角色。它通过一方水土民俗风情的展示,扩大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疆土,丰富了中

华文学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出了读者多样化的期待视野。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价值,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处在形式主义、唯技巧论甚嚣尘上的文化转型期,它立足现实坚守良知又实行艺术开放、追求深沉遐思与智慧飞升又饱含人生担待的稳健艺术风度,是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制约与抗衡,是一处不无启迪意义的“风景”存在;当人文精神沦丧、低靡婉约弥漫为文坛流行色的时节,它以阳刚风格的标举与撩拨,曾同西部文学一道使文坛雄性勃发、尽得风流,产生过力的强烈震撼;龙江文学的自觉努力,冲刷了贻害文学的脂粉气与小家子气,避免了浮躁玄虚,使自己正在携着“东北虎”的神威深入人心;另外它的地方口语俗语的运用,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

当然,龙江文学尚无大西北文学那样声势浩大,也没有陕军东征的所向披靡;甚至在它行进的方阵中,还没有产生像萧红似的能标志一种特别文学方位的当代“大手笔”。并且它的分子因处偏僻省份而倔强而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政治敏感度的低弱,丰瞻学养的短匮,也限制了他们的创新锐气,难以企及生命本体与博大宇宙空间究明人类本质。这些都是龙江文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北方独标一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少传统重负的北方人又多行动之力开拓精神,所以只要作家们不断强化理论素质,回归文学本体,正视贫瘠现实,培养开放气度,走出过分追求地域性对文坛走势淡漠的误区,凭着他们扎根黑土的热情,凭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凭着他们的戮力同心,龙江文学完全有可能像龙江在华夏地图上的位置一样成为“鸡头”,或者说产生“北军南下”效应,拥有一个令人企羡的荣光

未来。

按理说,龙江的评论工作者有必要也有义务站在龙江创作的前面,总结其是非优劣,指点其成败得失,透过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个案”视角,捕捉其包容的创作普遍性问题。可是,面对龙江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前途,龙江评坛却没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人干脆就认为研究它学术性不够而不屑一顾。仅有的一些评论文章、论文集多为平面零散的现象式描述,远未系统深入地揭示出龙江文学的实质内涵。为打破龙江评坛的寂寞,为总结龙江文学在新时期辉煌崛起的经验,为进一步繁荣龙江文学为其明确方向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更为确立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的位置,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我们从大量活跃的龙江作家群体中,择取了 11 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集束式的深透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

从这套丛书可以看出,论者们的作家研究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传统研究模式,遵循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原则,起用了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众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论者们从每个对象的独特精神个性出发,切入其精神活动的深层规律;在简笔勾勒其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心理结构、精神人格、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其作品的审美意蕴、艺术品格、特殊贡献与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质,摈弃了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有侧重;因此每本书在理论阐释与审美判断甚至语言操作上形态迥异。论者们在具体撰写中做到了尊重文本,实事求是。既不以通行的理论模式套用作家的创作实践,发大而无当的宏论,也未

仅仅局限于作品作喋喋不休的纠缠,规避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而是努力沟通个案细读与文坛的普泛理论话题,如谈到孙少山的晚近创作窘境时涉及了知识者写作问题,李琦研究把她的诗放在女性诗、黑土诗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作出了恰切的价值定位,张雅文的评论引出了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探究,张抗抗的言说则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无疑强化了学术价值的含量。论者们做到了回归文本,从实际出发,不看作家表白了什么,而挖掘作品表现了什么,轻人情,重学术,不溢美也不讳恶,不“捧杀”也不“棒杀”,保持了靠话语力量言说、科学正义的学术风骨。

或许有人会说,文学史家唐□在世时尚且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龙江还未定型的发展中作家更不适合以专著的规模与形式进行研究。我以为这是一种思想误区。事实上,一部文学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从这一向度上说龙江文学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论者们研究是在没有多少成果可以借鉴的境况下进行的,仅仅是这种艰难的学术探险精神就值得肯定。因为属于“拓荒”的尝试,疏漏与谬误自然在所难免,我们渴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2001年6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引言

十多年前，一位来自大兴安岭林区的女儿，带着“北极村”的梦想与童话，带着古老的民间传说和大自然的清新，闯入了中国文坛。

就像有了福克纳才得以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美国的南方小镇牛津城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有了迟子建，我们才走进了中国北疆那人迹罕至，常年被冰雪覆盖着的“北极村”和“白银那”。十多年来，迟子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已是成绩斐然，但她仍然很难被归入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她总是那么执着和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畅饮着“天河之水”，唱着一首首温情而略带忧伤的歌，独自走在北国的原野上。于是，她卓而不群的身影，她别具一格的创作，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一道奇异的“风景”。^①

①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见《花城》，1998年1期。

第一章

独特而幸运的成长之旅

—

1984年,大兴安岭师专一位刚满二十岁的女学生发表了她的处女作《那丢失的……》。这个短篇小说写女大专毕业生杜若离校前夕又独自一人来到空荡荡的宿舍,睹物伤情,回忆和感怀与室友们同窗三年的学习生活情景。由于题材相对窄小而叙述又比较稚嫩,这篇小说没能引起广泛的注意。但作品中那细腻的笔触,那晨雾一般笼罩着的温情和忧伤,那在温情和忧伤推涌下愈显高贵的友谊与公正之心,则预示着这位大专生写作小说的出色才能。她就是迟子建。

果然,在接下来的一二年内,《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等作品的连续发表,犹如大兴安岭森林中铜钱般抛洒的碧绿的水滴和黑龙江湿漉漉的歌声一样,给干渴与躁动的当下中国文坛乃至精神生态,带来了美妙的

第一章 独特而幸运的成长之旅

凉爽和清新。在其后的十几年里,迟子建没有辜负文坛和广大读者的掌声与期望,在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里,推出了一系列佳作。如今年轻的迟子建已是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了,她把带着体温和魂魄的近四百万字的创作成果,全部献给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而自己则仍然执意作为一名行吟歌者,孤独地漫步在自然旷野之中,寄情于白山黑水之间,用她那亲切率真、饱含激情而又宁静平和的歌喉,吟唱着北国原野的美丽风光,传递着人类向善的坚定信念。

对于众多的读者来说,隐身于大兴安岭的迟子建至今还颇有些神秘。这位年纪轻轻的女作家,何以能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二十余部作品,而且其中还有多篇(部)被译成外文出版?国人对她小说的喜爱就不用说了,为何连德意志的文学硕士读了她的作品也万端惆怅,忍不住给作家来信倾诉她的感慨?甚至日本那些白发豁齿的文学教授们,也聚集一堂如醉如痴地赏读她的小说?^①北国边陲的一个女孩子,是怎样走上创作之路的?佳作一部连一部地推出,迟子建是怎样保持如此强劲的创作势头的?由一位山村教师成长为著名作家,她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从她的《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云烟过客》、《女人的手》等散文随笔集中,我

① 见文能、迟子建访谈录有关德国研究生戴妮来信的介绍,《“畅饮天河水”——迟子建访谈录》,载《花城》1998年第1期。另见袁国兴:《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闻》介绍:“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活动126回记录:1998年在驹泽大学举行迟子建《逝川》研讨会”,《文艺争鸣》2000年2期。

们似能揣度迟子建的身影,然而作家在散文中的自我介绍又是很有限的,因为相对说来,她喜欢谈家乡,谈亲人,却不大喜欢谈自己;就是谈到自己,说的也多是经历和境遇,而很少敞开自己的心扉。这让我们接近她有了一定的难度。好在优秀的作家“塑造了众多人物,最重要的一个从来就是他自己”。^①联系她的创作,特别是在其或晶莹澄澈或晦涩难懂的小说文本中,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迟子建,能够发现她的独特气质和心灵轨迹的。

二

1964年元宵节掌灯时分,迟子建降生在人烟稀少的漠河——祖国最北端人烟稀少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里。家人特别是父亲迟泽凤对她的成长特别是精神生命与创作个性的养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北极村”毕竟是太小太偏了,除了大风雪,这个只有一所小学、一家卫生院、一家供销社,连照相、看电影都要到镇上去的小村子,丝毫看不出文学家摇篮的迹象。而且,迟子建度过孩童期后,便是上小学、中学,读师专,参加工作,她在成为作家之前的这些简单的生活经历,似乎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对于梦想着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迟子建成长期间有两段较为特殊的生活境遇,就值得特别留意了。一是六岁时被母亲送到漠河乡的姥姥家过了两年。在与外祖母

^① 作家张炜语,转引自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第20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第一章 独特而幸运的成长之旅

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无拘无束地融入雪野、河流、松林、月色、菜园以及乡间柔软的小路上，尽情领受着大自然的赐予。而东北边陲朴素又多采的乡土风情则给她幼小的心灵以深深地浸染；姥姥、姥爷、舅舅、二姨、小姨和乡邻们的呵护，以及他们的忧愁和欢乐、淳朴和善良对她的影响，更对她的个性心理和将来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至于漫长冬夜大人们“唠嗑”唠出来的神怪传说，则直接地在她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这一段生活对迟子建的人生和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以至于到了1998年，她还在一次访谈中充满深情地回忆说：

我生在北极村——中国最北的小村子，再多走几步是俄罗斯了。童年时我远离父母，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我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儿童何以如此少（除却住户稀少的原因外），我所住的老街基（北极村的一个部分）只有三个儿童，这使我觉得很孤单。外祖母家有很大的一座木刻楞房屋，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院子中有一条大黄狗，我便与菜园中的瓜果和狗成了好朋友。我常常嫌垄台下匍匐的香瓜长得太慢，因为我盼着早点吃它们的甜肉。我还曾戴着一顶防蚊帽用木棍去捅马蜂窝，看着它们如何“炸营”，倾巢而出；我还帮着姥姥抬粪给苞米地上肥，也去黑龙江边洗衣服或者捕鱼。漫长的冬季来临时，我就在入夜时偎在火炉前听老人们讲传奇故事。所以说童

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①

二是在大兴安岭师专读书时有意识的写作训练。一方面,她大量阅读图书馆的中外名著,从罗曼·罗兰、普希金、屠格涅夫、川端康成、鲁迅、郁达夫等大师处汲取源源不断的艺术营养和写作动力,而同乡文学前辈萧红的创作风格及其文学成就,则给了她深切而直接的影响。师专三年优异的古典文学学业,对她实现“用朴素的文字来表达传神的生活这一原则”^②也有很大助益;另一方面,迟子建悄悄而又不懈地坚持练笔,“写得最多的是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比如观察落日飞雪等情景,然后充满诗情画意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同时也对系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暗中做过肖像描写”。^③她是那样的勤奋,林中河边时时留下她文学沉思的身影,熄灯后也经常在暗夜里点起蜡烛,趴在床上一写就是几个钟头,结果没过多少日子白色的蚊帐就被熏成灰色的了。迟子建成名后,不少同行譬如洪峰、阿成、徐坤等人夸她为“东北才女”,迟子建确实用她的创作成就证明了洪峰们的夸耀一点儿也不过分,殊不知她的才气正是靠经年如一日的苦读勤写才得以飞扬起来的。

①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见《花城》,1998年1期。

②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见《花城》,1998年1期。

③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见《花城》,1998年1期。

第一章 独特而幸运的成长之旅

禾苗的健壮成长,离不开阳光雨露的滋养,在这方面,勤勉而富有才气的迟子建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步入文学之路时正赶上可能是建国以来最有利于作家成长的年月,即新时期文学最活跃的1985年左右。那时文坛气氛热烈而宽松,国家关怀文学新人,中老年作家以提携后进为己任,整个社会似乎也都在“宠”着这些佼佼者。何况《北极村童话》等作品发表之后,迟子建又先后被录取到西北大学作家班和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深造,正规的文学训练和师友的有效帮助,为她今后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